

小說攷證卷三 (禁止轉載)

諸暨蔣瑞藻孟潔輯

浣紗記第四十一

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正善謠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嚨音。變弋陽海鹽胡調爲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是已。同時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朗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唯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詩律未細。倘能駢瞻而已。(靜志居詆語)

33355

漁磯漫鈔曰。崑山有魏良輔者。始造新律爲崑腔。梁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記傳奇。盛行于時。潘景升有聽曲詩云。白苧尙能調魏曲。紅牙原是按梁詞。又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云。一別長干已十年。填詞贏得萬人傳。歌梁舊燕雙棲處。不是烏衣亦可憐。(曲苑叢談)

崑山梁伯龍辰魚。亦俳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狀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游青浦。屠緯正爲令。目上客禮之。卽令優人衍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呌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泔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目爲得意事。(顧曲雜言)

紅綃記第四十二

紅綃記。明梁伯龍編。其事蓋本于唐段成式之劍俠傳。間亦稍涉點竄。則小說家之體例狀也。今節錄崑崙奴篇。用資印證。唐大秬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孰。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舉止安詳。發言清正。入室拜傳父命。一品忻狀愛慕。

33356

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
 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命衣紅綃者。擎一甌與生食。
 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命紅
 綃妓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指。胸前
 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暹神迷意。日不暇食。但
 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
 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
 崑崙奴磨勒。謂曰。郎君心中何事。何不報老奴。生曰。女
 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必能成之。生駭
 其言異。具以告。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而自苦邪。
 生又白其隱語。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
 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
 日之數。旬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后
 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二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
 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尋。輒入。入必噬殺之。
 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今夕當搗殺之。至三更。攜鍊

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越日三更。與生衣青衣。
 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至第三院。繡戶不扃。金
 缸敞明。聞妓吟曰。深谷鶯嚙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
 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筍愁鳳皇。侍衛皆寢。鄰近閨
 狀。生遂掀簾而入。姬嘿狀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
 君穎悟。必能嘿識。所以手語耳。不知郎君何神術至此。
 生具告磨勒之謀。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召入。以金甌
 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本屋朔方。主人擁旄。倡爲姬
 僕。偷生不死。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如爲脫狴
 牢。所尋旣信。雖死不悔。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堅確
 如是。此亦小事。小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
 奩。如此者三。遂負生與姬飛出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
 者。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大駭曰。我家門垣。從
 來邃密。扃鑰甚嚴。孰似飛躡。寂无形跡。此必是一大俠
 矣。亡更啼聞。徒爲患。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
 車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認。象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

生詰其事。懼不敢隱。細言端由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
郎君驅使逾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
甲士五千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持匕
首。飛出高垣。誓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
頃刻之間。不知去向。后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
洛陽市。容髮如舊耳。(花朝生筆記)

紅線記第四十三

紅線記亦梁伯龍編。其本事爲紅綫傳。唐楊巨源撰。行
文濃麗。爲唐人小說之最。辰魚此曲。極稱諧穩。狀明人
沈德符已云。被俗優合紅綃爲一齣。名曰雙紅。遂成惡
趣。芹世傳本亦極少矣。可惜也。楊傳人人知之。茲撮其
略。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綫者。善彈阮咸。又通
經史。嵩俾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兩河未寧。以淦陽爲
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男。又遣嵩男娶滑台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
姻婭。而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

納其涼。可目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
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
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計无所出。紅綫
曰。主一月不皇寢食。非爲鄰竟乎。某誠賤。亦能解主憂
者。嵩以其語異。具告其事。紅綫曰。此易與耳。暫放某一
到魏城。觀其形勢。今一更首涂。五更可以復命。乃入房。
梳烏蠻髻。黃金雀釵。衣紫綉短袍。系青絲絢履。胸前佩
龍文匕首。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閉戶危坐。忽聞曉
角吟風。一葉墮落。卽紅綫廻矣。嵩聞事。諧不曰。不敢辱
命。无殺傷。不曰。不至是。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
門。卽達寢所。外宅兒止于房廊。酣睡雷動。田親翁帳內
跌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
與北斗神名。遂持金合目。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
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林。往返七百
里。經過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遣
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从魏州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

33358

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渠出。使者乃目金合授之。奉承之皆驚。恒絕倒。明日。專使齎帛三万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目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它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還田里矣。由是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曰。某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癰。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陰力見誅。陷爲女子。幸生公家。十九年矣。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某一嬖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辜。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長存。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紅線拜且泣。僞醉離席。遂亡所在。(花朝生筆記)

紅拂記第四十四

張伯起紅拂記。本于唐人小說。狀不足據。虬髯本傳。倂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攷新舊唐書。並無扶餘國。惟高麗百濟。並云扶餘之別種也。高麗國中有扶餘城。武德七年。高麗王建武。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是高麗方據扶餘城。目自固。豈他人得襲而有之也。又考薛仁貴傳云。乾封初。高麗大將泉南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帥國人逆擊。仁貴領驍勇赴救。乘勝進攻扶餘城。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使誠有虬髯事。亦不久殘破矣。(小浮梅閒話)

宋范公稱過庭話云。舊家多臧異書。兵火之后。亡復片紙。尙記有一黃須傳云。李靖歿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莫。投一旅舍。飢罷。濯足于門。見一黃須老翁。坐于側。且孰眠。神色非常。靖恐富

家捕己者。欲辟之。頃于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女當平天下。朕有一人在女上。若其人亡。則女當爲王。女可从我求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奔。翁全佇立云。不見其人矣。頃見一人披衣從中出。視奔者。蓋太宗也。翁驚曰。卽此人當之。女善佐其事。遂別。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巨中有一黃須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既佐唐平亂。正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須翁殺其君而自立。此卽唐人所傳虬髯公事。而情節小異。今世人皆知有虬髯公。莫知有黃須翁矣。（茶香室叢鈔）

陽春六集第四十五

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國中。后目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鑿之者。則有竊符、灌園、屢屨、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于世。可目止矣。莫年直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目侈其功。潤筆稍溢。不免于張大。似多此

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廣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忙義俠、桃符、紅蓮之屬。沈工韻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均。便俗唱而已。（顧曲雜言）

四異記第四十六

嘉靖間。崑山民爲男聘。嬾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沖喜之說。欲亟迎女。女家度聲且死。不從。強之。乃飾其少子爲女。遶焉。將以爲旬日計。既少率成禮。男父母謂病人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月。男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給日它故。邀女去。事寂。未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女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壻。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妻焉。吳江沈寧廣吏部。爲作四異記傳奇。（笑史）

新機錦第四十七

33360

徐文長謂明代北曲推周憲王、谷子敬、劉東生。近推王敬夫、康德涵。他如史癡翁、陳大噴輩。皆可觀。惟南曲極少名家。祝枝山頗留意于此。其新機錦亦冠絕一。皆流麗不減則誠。而嚴整過之。殆勁敵也。作曲最喜用事。當家最忍用事重沓。及不著題。枝山燕曲云。蘇小道。伊不管流年。把春色銜將去了。却飛入昭陽姓趙。兩事相聯。使人不覺。此豈庸手所能。押趙字尤佳。非靈蛇在握。未易語此。（曲苑叢談）

白練裙第四十八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聽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譚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愁狀曲盡。時吳下王伯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嫗

名妓馬湘蘭名守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衿裾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署南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版。狀已傳播遠近。无祿矣。予后于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面發赤。屬予勿再告人。（顧曲雜言）

白練裙雜劇。休寧吳非熊。新城鄭應尼合譔。以嘲馬湘蘭者。吳名兆喜爲傳奇詞曲。一時游冶少年。推爲渠帥。此劇旣出。青樓人皆指目。有樊川薄倖之名。板橋雜記言鄭應尼公車下第。游金陵。時南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爲文字飲。遇應尼不目禮。應尼作白練裙雜劇。極其諧謔。召湘蘭觀之。敷啖而已。應尼輕薄兒。思欲染指禁巒。宜不直湘蘭一哂。王漁洋秦淮雜詩。新月高。高夜漏分。棗花簾子水沉薰。石橋巷口諸年少。解唱當年白練裙。卽紀此事。此劇傳本甚少。繆荃風先生云。錢唐羅矩字千秋者。曾在江西睹此曲本。后未得再見。應尼江西人。不審彼中臧書家。尙有此書不。（應尼江鹵

南城人。與錢牧齋爲庚戌全年。(拭瓢)

祈禹傳弟四十九

33361
歸安茅鏞。鹿門先生第三子也。字右鸞。佚才曠世。偶全諸友諧謔。枚舉平生可目志奇遇者。鏞啞然笑曰。頃復所聞。遇則遇矣。未足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遇。盡屬妙麗。斯爲奇耳。諸友曰。昔人隲跡。弟輩无所不窺。洵若子言。願一披讀。鏞曰。此種異書。欲閱殊未易也。兄當以春缸沃我爾。衆曰。唯唯。不可食言。狀鏞寔无此書。莫歸。卽鳩工匠。及內外瞻寫者百餘人。廣廈列炬如晝。鏞危坐其中。或目口語。或目手授。隨筆隨刊。蘇學士手腕欲脫。亦不顧也。天將曙。而百回已竣。序目評閱俱備。因戒閤人曰。昨諸人來。弟言宿醒未解。俟裝訂既就。乃報我。遂入內濃睡。閤人如鏞指。而諸友悉肩書閣。午后始悟。鏞投以書五帙。題曰祈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狀。而千載韻事。一人徧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斛明珠。從空散落。可謂風流之董狐矣。鏞曰。匣中尙留几帙。明日當奉

諸公。衆方欲觴鏞。固辭乃止。后聞鏞一夕草就。莫不驚嘆。而鏞屢躋棘闈。曾不能博一第。或目爲口過所致云。

(簪雲樓雜說)

分鞋記弟五十

陶南邨輟耕錄。載程鵬舉宋季被鹵于興元板橋。張萬戶家爲奴。張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旣昏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于張。張命捶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不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溺于市人家。妻臨行。以肩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目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寓。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織達旦。毅狀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

33362

布匹償元粥鐵物。乞身爲尼。吾妻敝資以成其志。見居城東某庵中。所遣人卽逕尋見。以暴衣爲由。故遣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履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

(花朝生筆記)

(未完)

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明長洲陸采衍其事爲傳奇。所謂分鞋記也。

新舊名詞中外典故無不詳備
編輯數十人費時七八載

定價表

畧號冊數	定價
甲(大本)十二	二十元
乙(大本)二	二十元
丙(大本)二	十四元
丁(中本)二	七元
戊(小本)二	五元

得此書一
四百萬字
三千餘頁
勝讀萬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